



鲁迅作品选讲

(14)

北京人民出版社

210.97

:14

鲁迅作品选讲

14

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一九七四级师生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22,000字

1976年4月第1版 197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071·146 定价：0.11元



出版说明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具有彻底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横扫了一切封建余孽和帝国主义的走狗文人，顶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和刘少奇、周扬一伙的机会主义路线，表现了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他对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反革命两面派，看得清，恨得深，斗争得最坚决，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战斗遗产。鲁迅的作品，不仅以其无比的战斗锋芒，曾经致敌人于死命，而且教给了我们极其宝贵的斗争策略和方法，这对当前我们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对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配合当前的阶级斗争，为了帮助广大工农兵群众，特别是青年读者学习鲁迅的著作，我们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等有关单位的支持下，决走出版这套鲁迅作品的选讲。由于水平所限，又缺乏这方面工作的经验，可能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我们衷心地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北京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八月

目 录

现在的屠杀者	1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7
考场三丑	13
从“别字”说开去	21
白莽作《孩儿塔》序	36

现在的屠杀者^①

高雅的人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之者也。”^②

中国不识字的人，单会讲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话，以自文其陋”如我辈的人，正是“鄙俚浅陋”，也不在话下了。最可叹的是几位雅人，也还不能如《镜花缘》里说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③，满口“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的终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

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④朽腐的名教^⑤，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注 释

① 本篇发表于一九一九年《新青年》杂志六卷五号，后由作者编入《热风》。

② 鄙俚(lǐ里)浅陋(lòu漏)，粗俗浅薄。一晒(shěn审)，一笑。这是封建复古主义者林琴南之流攻击新文学的话。

③ 《镜花缘》，长篇古典小说，清朝李汝珍著。本文所引酒保的话，见该书第二十三回《说酸话酒保咬文，讲迂谈腐儒嚼字》。君子国应为淑士国。

④ 勒派——强迫别人接受。

⑤ 名教——指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封建礼教。

讲 解

这篇短小精粹的战斗杂文，写于一九一九年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五四”高潮时期。毛主席说过：“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

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新民主主义论》）

这时的鲁迅是一个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勇猛战士。从一九一八年五月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以后，他又陆续写下了《孔乙己》、《药》等许多卓越的小说和《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及收集在《热风》中的数十篇“匕首”、“投枪”似的杂文，无情地批判了吃人的封建礼教——孔孟之道和万恶的封建制度，沉重地打击了以林琴南为代表的封建复古派——“国粹派”。鲁迅不愧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封建势力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对新文化运动恨得咬牙切齿的林琴南之流，顽固对抗。他们把孔孟之道和宣扬孔孟之道的文言文说成是了不起的“精神文明”，美其名曰“国粹”，叫嚷什么抛弃“国粹”，就要亡国。他们恶毒攻击白话文“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胡说什么如果可以用白话作文章，那末“都下引车卖浆之徒”和京津的小商小贩，都可以当教授了；诬蔑提倡白话的人是“因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话，以自文其陋”。针对“国粹派”的这些反动叫嚣，鲁迅曾经指出：“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作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

同别人一样的好。”但在“国粹”主义者看来，却是“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国粹所在，妙不可言”（《热风·随感录三十九》）。在《现在的屠杀者》一文中，鲁迅则进一步揭露了“国粹派”的荒唐可笑和他们的反动本质。

这篇文章一开头，就引出林琴南之流的黑话作为靶子，巧妙地揭露了他们的自相矛盾。林琴南之流不是说“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哂”吗？那末，按照他们的逻辑，不识字的老苦大众，单会说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提倡者的鄙俚浅陋也不在话下了。但他们这帮“雅人”如何呢？鲁迅指出：“最可叹的”是这么几位“雅人”，“也还不能如《镜花缘》里说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满口‘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菜要一碟乎，两碟乎’的终日高雅，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这就无情地揭露了这些“雅人”自相矛盾、虚伪荒唐的丑态。事实证明，不是“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而是这些“雅人”的真正“可怜煞人”！

在揭露了“国粹派”的荒唐可笑之后，鲁迅进一步剖析了他们的反动实质，对他们复古倒退的反动罪行

作出了历史的宣判：“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这群屠杀“现在”的刽子手，他们屠杀的还不仅是“现在”；因为“现在”还要发展到将来去，所以“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鲁迅就是这样抓住敌人有代表性的反动言论，透过现象看本质，表现了深刻的洞察力和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精神。

现在离鲁迅写作本文的时代，已经有五十多年了，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反动落后的旧中国，已经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但是，鲁迅在这篇杂文中对“国粹派”的揭露和批判，却很有现实意义。当然，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无产阶级已经是新中国的领导阶级，中国已经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但是正如毛主席教导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矛盾仍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而且，“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存在，资本主义的阴风总会不时地吹到社会主义国家里来”。当前，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刮右倾翻案风，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文艺革命、

科技革命以及一切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他们也正是鲁迅在文中指出的那种“现在的屠杀者”。依了他们，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资本主义就要复辟，祖国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未来也就会被断送。因此，我们必须学习鲁迅的革命精神，无情揭露这些新的复辟倒退派，揭露这些“现在的屠杀者”，捍卫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①

现在有自以为大有见识的人^②，在说“为人类的艺术”。然而这样的艺术，在现在的社会里，是断断没有的。看罢，这便是在说“为人类的艺术”的人，也已将人类分为对的和错的，或好的和坏的，而将所谓错的或坏的加以叫咬了。

所以，现在的艺术，总要一面得到蔑视，冷遇，迫害，而一面得到同情，拥护，支持。

一八艺社也将逃不出这例子。因为它在这旧社会里，是新的，年青的，前进的。

中国近来其实也没有什么艺术家。号称“艺术家”者，他们的得名，与其说在艺术，倒是在他们的履历和作品的题目——故意题得香艳^③，漂渺^④，古怪，雄深^⑤。连骗带吓，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然而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⑥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

我的话，也就是只对这一面说的，如上。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注 释

① 一八艺社，是一九二九年由杭州西湖艺术专科学校青年学生所组成的一个进步艺术团体。一九三一年，他们在上海举办了一次木刻习作展览会，鲁迅积极扶持新生事物，特为他们的展览会作了这篇《小引》。《小引》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文艺新闻》第十四期，后由作者收入《二心集》。

② 指向培良之流。他们跟在“第三种人”的屁股后面，鼓吹“为人类的艺术”，反对有阶级的艺术的存在。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曾对他们加以抨击。

③ 香艳，指地主资产阶级庸俗的色情描写。

④ 漂渺，虚无遥远。

⑤ 雄深，十分深奥，不易了解。

⑥ 榛莽，丛生的草木。

讲 解

一九三一年五月鲁迅写作这篇杂文的前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军事“围剿”已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粉碎了。他们不甘心失败，又调集了十万兵力，向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猖狂进攻。当然，最后的结局，还是他们的彻底失败。在文艺战线上，反动文人如胡适、梁实秋之流，按其主子的旨意，也大造反革命舆论，大搞反革命文化“围剿”。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带领革命文化队伍，先是粉碎了“新月派”的进攻，取得了反文化“围剿”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又以十倍的疯狂，向蓬勃发展的革命文化进行反扑。他们“一面禁止书报，封闭书店，颁布恶出版法，通缉著作家，一面用最末的手段，将左翼作家逮捕，拘禁，秘密处以死刑……”（《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对新生的革命文艺大加砍杀，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面对白色恐怖，鲁迅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定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为了取得反文化“围剿”的彻底胜利，他十分注意“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用新的血液来增强革命队伍的斗争

力。他从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对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无不给予大力扶植。

“一八艺社”是由杭州西湖艺术专科学校的青年学生组织起来的一个进步艺术团体。这些青年艺术家以木刻为武器，宣传进步思想，努力表现人民大众，鼓舞人民起来向黑暗势力斗争。一九三一年，“一八艺社”在上海举办了一个木刻习作展览会。鲁迅为这个展览会和它的作品作了热情的介绍和推荐，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些作品“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由此可见，鲁迅热爱新生事物的态度是多么明朗！旗帜是多么鲜明！

在如何对待新生事物的问题上，历来存在着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无产阶级要推动历史前进，要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必然支持新生事物。而反动派为了维护它们的反动统治，把历史拉向后退，也必然想尽办法，妄图将新生事物扼杀在摇篮之中。鲁迅从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出发，对于新的、战斗的文学艺术，给予无比的“同情，拥护，支持”。西国民党反动派和他们的打手，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对新生事物则残忍打击，横加迫害。他们以为“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坟·未有天才之前》）。在《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中，鲁迅

不畏强暴，以锋利的匕首，有力的投枪，直指那些“自以为大有见识”的国民党鹰犬，深刻地揭露了“为人类的艺术”的反动本质。他指出，“便是在说‘为人类的艺术’的人，也已将人类分为对的和错的，或好的和坏的，而将所谓错的或坏的加以叫咬了”。实际上，“为人类的艺术”的鼓吹者正是为了反动阶级的利益，而把革命文艺当作坏的和错的东西来加以叫咬了。因此，超阶级的文学艺术即所谓“为人类的艺术”，“在现在的社会里，是断断没有的”。

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腐朽的东西必然要灭亡，新生的事物必然要胜利，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鲁迅既看到了新生事物幼稚、不足的一面，又看到了它的强大生命力，看到了它的发展方向；看到了它虽然遇到种种阻力，但却总会发展壮大起来。他说：“自然，这，是很幼小的。但是，惟其幼小，所以希望就正在这一面。”事实证明了鲁迅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对待革命的新生事物的态度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象鲁迅那样，热情爱护和扶植革命的新生事物，使它尽快地成长壮大。而那些空喊革命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则总是对革命的新

生事物看不惯，不支持，甚至压制和扼杀。这正如列宁曾经尖锐指出过的那样：“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缜密地研究新的幼芽，极仔细地对待它们，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并‘照管’这些嫩弱的幼芽。”（《伟大的创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象雨后春笋，到处出现，有力地加速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广大革命群众为此欢欣鼓舞。但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此却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造谣中伤，恶意污蔑，恨不得把革命的新生事物统统杀在萌芽之中。而旧的习惯势力，旧的思想意识的残余，也往往成为我们大力支持新生事物、发展新生事物的障碍。

正因为对待革命的新生事物有如此激烈的斗争，因此，我们必须坚定地做新生事物的促进派。我们一定要透过新生事物暂时嫩弱的表面现象，看到它的不可战胜的无限生命力，象鲁迅对待一八艺社那样，坚决支持，“尽力帮助它们成长”。只有这样，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应有的立场和态度。

考 场 三 丑^①

古时候，考试八股^②的时候，有三样卷子，考生是很失面子的，后来改考策论^③了，恐怕也还是这样子。第一样是“缴白卷”，只写上题目，做不出文章，或者简直连题目也不写。然而这最干净，因为别的再没有什么枝节了。第二样是“钞刊文”^④，他先已有了侥幸之心，读熟或带进些刊本的八股去，倘或题目相合，便即照钞，想瞒过考官的眼。品行当然比“缴白卷”的差了，但文章大抵是好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另外的枝节。第三样，最坏的是瞎写，不及格不必说，还要从瞎写的文章里，给人寻出许多笑话来。人们在茶余酒后作为谈资的，大概是这一种。

“不通”还不在于其内，因为即便不通，他究竟是在看题目做文章了；况且做文章做到不通的境地也就不容易，我们对于中国古今文学家，敢保证谁决没有一句不通的文章呢？有些人自以为“通”，那是因为他连“通”“不通”都不了然的缘故。